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6月1日 (第215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中的四种“鸽派”和六种“鹰派”

未来美国围绕中国的争论将愈演愈烈，外国政策制定者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应该超越“鹰派”和“鸽派”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因为两派内部都存在不同的阵营。

中美关系

美国应与中国合作而非冷战

《华尔街日报》网站 5 月 18 日登载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 (Robert B. Zoellick) 的文章称,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依赖对抗和指责, 这低估了近年来美中关系取得的外交成果。

佐利克称, “新冷战”无法遏制中国, 也不可能打破中国政权。美国可以让中国付出更高的成本, 但目的和代价都有待商榷。佐利克从外交、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等方面指出“新冷战”支持者忽视了美国过去与中国合作的成功经验。

佐利克指出, 不是说中国的一切都好, 如果说与中国合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是完全错误的, 尤其是当下美国面临一系列挑战: 需要找到应对新冠病毒的医学解决方案; 需要强劲的经济复苏, 这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不断增长; 需要国际合作和创新来应对环境和能源风险; 需要继续数字化转型; 恐怖分子还没有离去; 危险的地区霸主仍在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佐利克称, 美国战略必须从其盟友开始, 必须有军事手段以遏制对重要利益和盟友的侵略, 继续推动自由事业。即使面对中国, 美国也应该强调愿景而不只是一味批评——美国需要吸引中国民众, 而不是侮辱他们。美国需要向盟友和世界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战略, 这其中必须包括与中国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

美国需要明智的对华策略, 而非两极化的对华立场

《国会山报》网站 5 月 20 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帕特里克·克罗宁 (Patrick M. Cronin) 的文章《寻找明智

的对中策略》。

文章指出，中美对抗在加速，但美国国内尚未在应对措施上达成共识。目前美国的对华立场是两极分化的：一极希望制定一个推翻中共的冷战遏制战略，以中美经济脱钩为开端，通常包括“承认台湾独立”，并以危险的两极之争结束；另一极则不希望与中国竞争，他们希望中美贸易与合作的增长会产生可喜的结果。

文章称，大战略和世界秩序需要少一些教条的意识形态，多一些灵活性。美国必须明确界定与中国的关系：立场是什么，能忍受和不能忍受什么，谁与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可能比两极化的态度更重要。美国需要明智的对华策略，但党派政治非但没有将美国人凝聚在一个合理的中间理论周围，反而在挤压温和的观点。

文章认为，美国应与盟国合作，通过立法和建立机构，遏制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干涉和颠覆行为。同时，美国需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商业流通。虽然要找到切实可行的对华策略将会很艰难，且争议不断，但美国需要一个连贯的、具有建设性的战略来经营与未来最大经济体和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关系。

美学者称美国可逐步与台湾建立“更正常的”关系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5月20日登载该智库访问学者马明汉（Michael Mazza）的文章称，美国不必立即“在外交上承认台湾”，可逐步与其建立“更正常的”关系。

自4月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美国“承认台湾”，此后，《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也刊登了持有类似观点的文章。马明汉重点分析了这些论证的漏洞，并称现在美国的台湾战略并不清晰，美国和台湾的“外交关系”需要同时考虑台湾

自身的意愿和中国的可能回应。

马明汉称，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阿泽姆·易卜拉欣（Azeem Ibrahim）在《国家利益》上发表的文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台湾当局说成是“支持独立”。确切地说，蔡英文的立场是维持现状。二是认为华盛顿在上世纪 70 年代未能成功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方针，也未能确保台当局在联合国保留席位。而这未考虑到当时台湾当局拒绝“双重承认”。

马明汉还分析了前《环球时报》外籍编辑希尔顿·叶（Hilton Yip）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叶认为，中国疫情后国际地位下降和对台军事威胁上升都构成了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认台湾独立地位”的原因；马明汉则认为，中国或因被削弱而更危险，且承认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未必是减轻威胁的最佳方式。

马明汉称，上述论证的弱点并不影响美国与台湾建立“更正常的”关系，也不影响美国现在就采取行动确保亚洲的持续和平。但相较于与台湾立即建立“外交关系”，更好的办法是美国消除其战略上的模糊性。美国可以制定政策承诺保卫台湾，在不从根本上改变美台关系性质的前提下，澄清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承诺。

美学者称美中在南海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上升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 5 月 21 日登载乔治城大学教授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执笔的报告称，在未来 18 个月，中美关系将因贸易摩擦和围绕新冠病毒的相互指责而继续恶化，双方在南海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或大幅上升。报告摘要如下：

美国在阻止中国对南海的控制权方面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中国则希望在南海地区行使完全主权。目前有三个事态发展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更具挑衅性的战略：中国内部的压力可能促使中

国领导人加快在南海问题上的时间表；如果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立场不那么迁就，未来不诉诸武力提出主张的机会也会减少；中美关系的持续下行也可能促使中国采取更激进的态度。

中国可能会通过强化胁迫战略、改变军事力量平衡、采取军事行动而在南海地区践行本国的主张。对此，美国可采取三项预防性措施。第一，惩罚威胁措施：惩罚中国在南海持续的破坏性活动；利用经济选项制裁在南海从事非法活动、骚扰和胁迫的中国企业和个人；鼓励其他国家结盟对抗中国，包括在东盟和联合国内；美国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制定并执行南海行为准则。

第二，通过否定来威慑，即打击中国的信心：加强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与援助；加强与区域伙伴的协调，美国可以与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等盟国组织更频繁、更具侵入性的自由航行活动；扩大和加强美国在南海的军力态势。

第三，适应中国的目标。为减少紧张、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可主动适应中国目标，同时支持盟友使用以下策略来发出主权声索：提议讨论军备控制和共同削减在南海的军事力量；继续开展“自由航行活动”，但不靠近有争议的 12 海里以内水域。

倘若中国在南海地区依赖军事手段来实现其战略目标，进而引发军事对抗，那么美国可以采取四项缓解措施：第一，美国可以努力说服中国恢复到武装冲突前的现状；第二，美国可以通过示意中国这种举动成功率较低来阻止中国进一步行动；第三，美国可以改善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兵力态势；第四，美国可以考虑缓和局势，可以与北京保持公开的危机沟通，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美国最有效的战略应该是将外交举措与在该地区采取更强的威慑姿态结合起来。然而，要使这些举措取得成功，美国需要一个持久的战略来遏制中国的“侵略”。要想成功，就需要两党

达成共识，同意维持自由开放的南海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中的四种“鸽派”和六种“鹰派”

未来美国围绕中国的争论将愈演愈烈，外国政策制定者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应该超越“鹰派”和“鸽派”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因为两派内部都存在不同的阵营。

范德堡大学法学院教授甘尼许·希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近日在 Lawfare 网站撰文称，围绕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常常被归结为“鹰派对鸽派”，但这种两分法掩盖了一个事实——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都非铁板一块，各自内部都有多种派别，至少有四种“鸽派”、六种“鹰派”。

四种“鸽派”

一是“新自由鸽派”（Neoliberal doves）。这一派认为应尽快加深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尽可能减少限制国家间贸易的经济措施。一些人可能仍认为中国政府将进行改革，走向更加自由的市场体系。这一派面临的挑战是，他们未重视地缘经济现实：经济实力会带来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不能忽视中国的实力。

二是“影响力鸽派”（leverage doves）。这一派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能带来危险，但他们建议，为了保持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追求相互依赖，而不是脱钩。他们希望，影响力可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这一派经常忽视一点，中国正通过推进“本土化（indigenization）”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所谓“本土化”是指，增加国内研究、创新和生产，尤其是在先进技术方面。随着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减弱，美国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其结果可能是形成一种不对称的依赖状态，即

美国依赖中国，而中国不依赖美国。

三是“跨国鸽派”(Transnational doves)。他们认为只有与其他大国合作，才能应对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崛起带来的任何危险，都远不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灭绝级别的挑战，强硬政策将降低合作的可能性。该派面临的问题是：为何竞争对手不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如果气候应对行动不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合作；或者为什么气候活动人士不优先考虑美国的国家产业政策，以大规模扩大国内清洁能源生产。

四是“反战鸽派”(Anti-war doves)。这群人担心强硬的言论和政策可能会增加战争的风险。与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一样，他们也对“修昔底德陷阱”感到担忧：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恐惧都有可能失控，进而步入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军事冲突。鉴于竞争主要在于各国拥有多少地缘经济实力，特别是能否在可能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尚不清楚激烈的经济竞争是否必然会导致冲突。

六种“鹰派”

一是“自由鹰派”(Liberal hawks)。这群人主要担心人权问题。“自由”在这里用来指代强调个人权利的现代自由主义，因为这一派试图优先考虑和挑战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派能产生多大影响。

二是“民族主义鹰派”(Nationalist hawks)。他们用种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挑战，依靠排外言论来表达其立场。例如，特朗普总统持续提到“中国病毒”，引发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恐惧、仇恨和暴力。在外交政策圈中，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较少，但这些人是在特朗普政府中有较大发言权。

三是“传统鹰派”(Traditional hawks)。他们担心的是传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很少关注(或根本不关心)经济实力。他

们认为新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但他们往往将经济问题推到一边。然而问题在于，经济实力不可能被抛到一边，否则无法评估大国竞争。

四是“影响力鹰派”(Leverage hawks)。与“影响力鸽派”一样，这一派认为，美国的目标是拥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让中国改变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做法。但与“鸽派”不同的是，他们的核心战略强调的不是中美相互依赖，相反，他们强调与盟友合作，建立能够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改变做法的联盟，譬如实施集体制裁措施、建议世界贸易组织实施改革。这一派面临的挑战是，或许不可能让中国改变，不仅因为中国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因为中国正在积极努力，通过本土化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

五是“社团主义鹰派”(Corporatist hawks)。该派重视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并将地缘经济竞争视为未来的核心领域之一。他们认为，在美中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技术创新展开较量时，最好的出路是保护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其他美国公司。但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逻辑和政治问题：这些公司中有许多不是“与中国竞争”，而是在中国经营；不受监管的垄断者不一定会像竞争市场那样创新，因此，保护“国家冠军企业”的策略可能失败；经济实力总是会转化为政治权力，所以“国家冠军企业”本身就是对美国代议制民主的威胁。

六是“弹性鹰派”(Resilience hawks)。这一派也担心中国崛起的经济力量及其带来的危险，但他们同样担心美国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他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提高美国的弹性，以捍卫美国 and 志同道合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们不依赖“国家冠军企业”，而是专注于研发、基础设施、竞争政策、反垄断和监管方面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实现广泛增长的产业政策。但这一派面

临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民主体制、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具有弹性所需的许多政策，不符合美国政治中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包括两党人士）的利益和政治偏好，因此很难实施。

文章指出，未来围绕中国的争论将愈演愈烈，外国政策制定者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应该超越“鹰派”和“鸽派”这种简单的划分。两派都存在不同的阵营，其立场有时冲突，有时重叠。

美国外交

美专家：美国应在与中俄竞争中改变战略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5 月 18 日登载该中心专家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报告《美国与中俄的竞争：危机应使美国改变战略》。报告编译如下：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呼吁美国应将重点放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上，关注中俄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军事威胁。此举正确指出了美国应调整当下对反恐的强调，但之后的实施过程却过于狭隘地将重点放在军事层面，以及为每个军事部门提供打“最坏情况”战争所需的军力的问题上。

将重点放在与中俄的直接冲突上，体现的是对两国带来的挑战的根本性误读，也是对两国战略和能力的误读。中俄很清楚，与美国之间的重大战争，特别是任何升级到使用核武器的战争，都会给双方造成可能是“相互保证毁灭”(MAD)程度的巨大损失。

美国战略的“最坏情况”方针也忽略了中俄两国正在利用“灰色地带”和混合行动进行有效竞争，而这些行动依托的是非军事的政治和经济竞争。此外，美国还忽视了技术层面的竞争，以及经济在军事中的作用。

美国目前的战略重点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前几章中所定义的经典冲突战争形式。当下，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孙子而不是克劳塞维茨主导的与中俄竞争的世界，新冠危机的全球影响将促使美国改变战略。美国需关注其规划、计划和预算编制过程中所需要做出的改变，同时也需要关注全球竞争和其他国家的作用，并加强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民众支持全球共同对抗疫情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5月21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乔治·英格拉姆（George Ingram）的文章称，美国人民压倒性地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不能仅限于美国国内，必须是全球性的。

美国全球领导联盟（U.S. Global Leadership Coalition）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理解提升国际参与度的必要性，并认为国际援助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手段。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国际参与，并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他们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是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

77%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疫情继续在其他地方传播，美国民众也会受到影响。80%的人认为，援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能使美国更加安全。迄今为止，为应对疫情，国会已经通过了四项拨款法案，共计2.4万亿美元，其中仅23.65亿美元（不到0.1%）用于境外抗疫工作。调查显示，86%的人支持从抗疫资金中拿出1%用于国外抗疫行动。

文章称，国会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应该注意美国民众的观点，这场危机需要在国内外双管齐下。显然，美国民众已准备好支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抗击世界各地的疫情。美国民众的健康安全以及他们的同情心，需要得到同等的关注。

美学者称美国应改变对伊政策

大西洋理事会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大卫·莫特洛克 (David Mortlock) 的文章称, 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两年后, 美国政府应该抓住机会改变对伊政策, 从单方面极限施压转变为制裁与追求政策结果并驾齐驱。具体来说, 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政策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摒弃“全有或全无”的做法, 在具体问题上与伊朗政权进行接触, 循序渐进地引导伊朗的行为。美国不应不切实际地提出一系列要求, 这些要求不太可能获得广泛的国际共识, 应当建立联盟, 与伊朗就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问题进行谈判, 比如核项目、弹道导弹试验或在押人员。

二是制定相关框架, 将具体制裁与伊朗的不良行为联系起来。自 2018 年 5 月以来, 美国对伊朗的多数新制裁被描述为对伊朗总体恶意行为的回应, 美国方面一直声称有针对性的活动为伊朗政权提供了资源, 但却并未在阻止伊朗特定活动方面做出回应或发挥影响力。

三是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 扩大国际社会对美国制裁计划的支持, 并与伊朗协商解决方案。美国应当对盟友的观点与优先事项表示理解, 以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例如, 采取具体步骤促进向伊朗出口人道主义物资, 支持其应对新冠疫情, 这一举措也有利于赢得欧洲盟国的支持。

无论特朗普能否在今年 11 月赢得连任, 如果美国想要改变伊朗的行为, 实现中东地区局势稳定, 那么美国应当寻求政策结果, 而不仅仅是制裁。

美国与世界新秩序：退出主导地位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阿隆·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等撰写的文章《美国与世界新秩序：退出主导地位》。文章摘要如下：

新冠病毒正对世界构成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但疫情非但不会改变国际格局，反而可能推动现有趋势的发展，加剧国际舞台的竞争，并降低全球化的程度，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冲突多于合作。

无论谁在 2021 年入主白宫，美国都将面临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比“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可能仍未问世，同时美国国内两极分化愈发严重。除非美国、中国与俄罗斯在 2020 年做出重大政策改变，否则“拜登政府”很可能会与美国的两大战略对手发展出敌对关系。

中俄两国均渴望多极化的全球秩序，让美国在中俄周边地区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但这不代表中俄已经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并预备接管支离破碎的自由国际秩序。更重要的是，中俄似乎都不急于或者说无法扮演全球管家的角色。

美国的任何和解行动都将是困难的，因为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和公众越来越多地把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敌人。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并未涉及应该如何调整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以适应多极化世界对美国行使权力施加了更大限制的现实。与此同时，朝鲜与伊朗等国也在一定范围内成功对美国进行了反击，除非美国在政策上做出改变，否则朝鲜与伊朗将继续自己的做法。

此次疫情可能是自二战以来，世界与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并不是说美国无法恢复，但这个过程是渐进和痛苦的。疫情

不仅放大了严重的阶级与种族分歧和不平等，且暴露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弱点、民众对政府适当干预的不信任。美国失业率已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零售额创下历史最大跌幅，消费者信心将如何以及何时恢复完全未知。下一任总统在忙于应对前所未有的国家复苏挑战的同时，还愿意且有能力和能力致力于国际事务吗？

美国需要一个更具有国际主义倾向的总统，他可能会帮助美国弥补大部分的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的领导力，而不是一个受制于美国紧缩政策的总统。下届政府可能首先专注于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恢复关系并更新传统联盟；促进多边外交；强化美国在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中的作用，重点或许会放在全球经济改革上；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摸索俄罗斯延长新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可能性；对古巴采取更温和的态度；将对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支持重新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地位，努力制定明智而有效的外交政策，拿捏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的分寸。

美国政治/其他

特朗普正在破坏全球贸易，拜登能重新走上正轨吗？

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5月19日载文称，特朗普正在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伤害全球贸易，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尚未提出大胆、坚定的计划来对抗保护主义。文章摘要如下：

早在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就已经阻止了美国进口的增长，并明显抑制了美国出口。如今，疫情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贸易崩溃，特朗普身边的人将之视为未来发展保护主义的机会。在新疫情的影响下，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渐起，并扩展到各个领域，

最终会加固贸易壁垒，削弱国际供给链，增加成本，导致效率的低下。这种趋势会让美国或欧盟等大型市场付出沉重代价，并摧毁日本和英国等小型市场。

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他会开放贸易，还是屈从于保护主义？克林顿和小布什在位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 16 份贸易协议，而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到现在，只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于 2017 年宣布美国退出）和《美墨加贸易协定》2 份协议。为何奥巴马时期贸易方面的进展如此小？因为支持贸易开放的“新民主党人”在党内的影响力下降，民主党内部的环境和彼此竞争让候选人不敢倡导国际贸易。

拜登为了得到支持，在选举宣传期间几乎采用了所有民主党的贸易理念。但拜登的左倾顾问杰拉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表示，“难以想象”拜登会提出多边贸易协议。“拜登政府”的经济计划，尤其是在得到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支持的情况下，将聚焦美国的国内经济，可能不会非常重视国际经济。因此，拜登当选总统后推动贸易开放的前景比较渺茫。

疫情未改变美选民对特朗普的看法

《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 5 月 21 日载文称，虽然疫情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但并未大幅改变选民的投票倾向，影响投票的最重要因素依旧是受教育程度。

近期民调显示，由于共和党明确表示，如果能重启经济，可以接受中老年群体的死亡率上升，因此年纪较大的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下滑。除此之外，疫情暴发后选民对特朗普的看法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文章称，选民的倾向与疫情暴发前基本一致：对于白人群体

而言，教育是最大的分界线。总体上，白人选民中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倾向于共和党，未获得大学学历的白人男性一贯倾向于共和党，但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选民，尤其是女性，更倾向于民主党；对于非白人群体而言，性别是最大的分界线，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支持特朗普的非白人男性都比女性更多。

文章指出，尽管如此，仍有两个变化可能颠覆选举局势。第一，疫情对大城市的打击最严重，这将扩大特朗普在人口众多的区域的劣势，迫使他在较小的地区尽可能赢得更多支持；第二，年纪较大的选民对特朗普心灰意冷，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特朗普将难以在较小的社区扩大自己的优势。

文章称，对于特朗普而言，虽然选民倾向没有明显变化，但他的选举之路会更加艰难，尤其是因为疫情期间他的价值观和表现加深了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对他的反感。

美部分州病毒检测数据膨胀，混杂其他结果

美国 Vox 新闻网 5 月 22 日载文称，美国新冠病毒检测量似乎有所提升，但数据也许正逐渐失去可靠性。文章摘要如下：

自 5 月以来，美国的新冠病毒检测量持续攀升，5 月 14 日开始的一周内，一天的检测量达到了将近 38 万。虽然还没有达到专家认为足够的程度，但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的进步。

然而调查发现，有些州将两种应该区分的检测结果混杂在一起上报。传统上，政府统计的检测量是指一个人体内是否携带病毒的检测，但一些州把抗体检测（即一个人是否产生过对新冠的抗体）也算进了检测数量，导致数据膨胀，影响了正确的统计。只有少数州承认了这种行为，包括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佛蒙特州。当然，不是所有州都是有意

为之，比如佛蒙特州就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情况，只是把检测站统计的数据一起上报了。

检测数据至关重要，可帮助政府了解病毒的扩散情况，隔离病人及密切接触者，并制定相关的全国性措施。一些州以一定数量的检测结果或阳性率作为依据，判断他们是否已经恢复到能重启经济的地步，但这是建立在数据全部为病毒检测、不包含抗体检测的前提下。因此，掺水的检测数据会误导政府的决策。

特朗普和拜登押注于选民对新冠病毒的不同看法

《华尔街日报》网站 5 月 24 日载文称，作为 2020 总统大选的两位主要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及各自竞选团队对选民如何看待新冠病毒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团队认为，经济重启带来的好处可以盖过健康方面的担忧，他们也以经济重启作为宣传的着力点；而拜登团队认为，选民更希望看到一个有能力且称职的总统。

最近的民调也证明两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宣传方案。福克斯新闻的民调显示，人们认为拜登在疫情处理方面会表现更好；而《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则显示，人们认为特朗普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优于拜登。不过，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担心过早解除相关限制会带来危险。

特朗普面临的风险是，过早重启经济有可能造成疫情和死亡人数的回弹。一旦出现回弹，经济会持续低迷。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人催促拜登更新宣传方式，他们担心在如今千万人面临失业危机的情况下，拜登对经济重启表现得太过谨慎。

特朗普近来频繁举行媒体发布会，拜登的低调因此遭到一些共和党人嘲讽。但拜登表示，自己“遵守着原则”，特朗普说的

越多，自己越有胜算——拜登团队认为民众已对特朗普领导国家的灾难性方式失去信心，而且特朗普未能采取决定性的举措。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